

清儒學案

四

清儒學案

第四册

天津徐世昌

生齋學案

平湖自陸清獻後講正學者有蔣大始力扶墜緒然亦謹循繩墨而已生齋當理學中衰之時獨潛思力行以詣其極同里顧氏訪溪經學湛深歸諸義理切磋商論同為清獻後勁云述生齋學案

方先生祠

方垌字思臧號子春平湖人嘉慶丙子舉人少從武康徐蔗飛游工為詩兼治古文訓詁後篤志程朱之學粹然一出於道光十年攝武義縣訓導其課士一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為教謂由此以溯之四書五經則趨向始正反覆講解士子翕然信從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一

時金華府學楊道生湯溪縣學沈寶齡並以理學倡諸生而二人出入姚江每寓書規之不少假借也以母喪歸十四年選授錢塘縣訓導未之任卒年四十三先生為學初謹步趨尺寸懷懷念己所不足者作生齋四箴及靜坐箴以自警既聞見端倪畢力銳起乃拓偈仄歸於平夷嘗臥病數月恍覺天理呈露取程子易傳讀之益洞明其理以旁通於諸經無不合者又常看大學於朱子論天之明命處閱之洞心有手舞足蹈之樂晚年體驗延平喜怒哀樂未發之說益以暇豫生平於是非義利之辨守之甚確雖貧病交迫弗顧也所著有讀易日識六卷春秋說四卷生齋自知錄三卷生齋日識二卷生齋文稿八卷續一卷詩稿九卷重訂楊園年譜五卷參史傳 顧廣譽撰行略及書事生齋自知錄自序

垌幼承父師之訓頗知謹守繩墨二十歲後遂於時名溺於辭章矜心傲氣日甚一日蕩然無復本性之存甲申乙酉間稍知自悔漸有志於為學然心未專一用功亦不得要領至丁亥秋病臥兩月枯淡寂寥之中覺天理森然在目時適購得二程遺書因命兒子取易傳從旁誦之不覺躍然欲起病亦旋愈嗣是為學之志始堅凡讀書所得與己之受病處並識於冊以備遺忘今年年四十矣爰取舊稟刪存三卷題曰自知錄取易復卦之義也昔者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垌志氣昏弱豈特知之而復行正恐所知者之猶不能盡知也此垌所以懼也

生齋日識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一

易中諸爻兩剛不相與兩柔不相應此亦理勢之自然也驗諸人事則剛與剛處易起猜嫌柔與柔居每多頹墮

萬物皆始於虛終於實有始有終者氣之變无始无終者理之常其在於人則心之本體殆亦无始无終者乎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柢皆在於此烏可不養

有善人必知有惡人必知非一己所能包藏何可捨著此小人之窮也善為己之善惡為己之惡於他人毫無干涉何消捨著此小人之愚也

動必精思暇即靜坐敬守此心潛玩天理

明道教學者躬行而曰且靜坐伊川見學者靜坐每歎其善學此意可玩

凡物必凝聚而後堅固為學亦然故涵養為要

知以復性為事則所見自然高明能以復性為事則所造自然

平淡

知與行雖不得知之明則行愈勇行之實則知益精

象辭元亨利貞歸宿在一貞字其意可玩蓋天下事未有不正而能常保其亨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

董子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又云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等言語非心通乎道者不能言也讀之瞿然有省

居敬窮理四字朱子以此立教實惟朱子做得盡後之學者但能守其說而不變粗涉其藩籬已足為一代之醇儒至云升堂入室則難其人矣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三

程子嘗謂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某與君實言未有不盡然則程子之與他人言多有不得盡者矣朱子晚年自謂讀書講學無可告語不免復起著述之意則當日諸士友亦未必盡得朱子之心矣吁可慨也夫

剛健之至謂之純中正之至謂之粹純粹之至謂之精此極贊乾道之大似非人力所能預然惟乾道本來如此故為學工夫必至此而後盡欲造此境亦惟力去己私常存天理而已蓋吾身亦在乾道中則純粹精之理固即身而具也特不可為形氣所拘耳

有一毫求知之意便是為人若真實為己但問己之得不得何論人之知不知譬如好好色豈欲人之知其好惡惡臭豈欲人之知其惡只是求快足於己耳食取充己之腹已既飽矣即不知我飽亦何傷衣取禦己之寒已既煖矣即不知我煖亦何恨

夫飽煖本非所以求知而況以飢寒之體欲得飽煖之名豈不尤為愚惑歟

無聲無臭是本體戒懼慎獨是工夫天命之性即無聲無臭之具於吾心者也中庸首末二篇真子思喫緊為人處不明本體無處下工夫故首章以天命開端而即繼以戒懼慎獨不盡工夫無由復本體故末章由為己謹獨而歸結於天命反覆申明意最深切以是體之於身其樂不可言喻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不偏不倚者中之體也無過不及者中之用也無過不及之中便是和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明理可以處事明理可以知人明理可以容物敬則靜靜則虛虛則明明則勇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四

習念最難除其根伏於隱微深錮之中則其端必見於食息寢興之地直須芟蕪淨盡方可無虞否則苟且姑容馴至潰敗而不可禦將終為無忌憚之小人而已

易中庸二書正是示人切近下手處無人不當學無事不當學無時無地不當學所謂開物成務百姓與能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是也或以為高遠而置之非知者也學莫貴乎知幾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初學入德之方也及其德之成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所以為萬夫之望者亦不外此特其分量有淺深耳吁知幾其要哉

反求即是勿畏其難稍縱即離勿忽其易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虛悟無益也須加以實修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冥行無當也全賴乎真知心無一刻外馳口無一語妄發事無一件放過庶幾漸誠矣勿

說假話勿說忿話勿說諸話勿說大話勿說盡話勿說閑話一出卽思除此數病言自不得不簡矣

聖人畫卦亦自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來學者烏可不格物聖人之言字字有著落句句有精蘊須逐一理會透徹方不孤負

追融釋脫落之後又覺得千言萬語只是一理才高意廣而無守約之功終不足以自立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子論觀人之法如此以之自省亦必逐層推勘至於安處善樂循理而後已焉否則猶未可自信也

有氣數之命有義理之命氣數之命任諸天義理之命立於己不知氣數之命而妄有作爲是逆天也不思義理之命而安於

頹墮是棄天也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五

遇災而懼只當省己過而改之勿以小人之不遇災者自忿并勿以君子之遇災者自寬

儉與吝同行而異情從義上起見是儉從利上起見是吝

觀清獻呻吟語志疑想見先儒窮理之精凡讀書皆須如此密察而於明儒書尤宜致慎以其似是而非者多也

當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勿與世俗較量優劣與世俗較量則日見有餘以聖賢爲標準則日形不足日形不足其求進也力矣日見有餘其敗德也必矣

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六字連下最有意義蓋惟剛健乃能篤實惟篤實乃能輝光何也人必有卓然自立之志而後求道也勇必有毅然不惑之操而後守道也堅否則其中柔懦無主

非苟俗苟安卽始動終怠矣安望其畜之大哉若夫以篤實致輝光此誠中形外自然之理自古聖賢君子未有不以眞實刻苦成其德者也居今之世而欲爲學尤不可不剛健篤實姑息之念非仁也所貴愛人以德矯激之行非義也所貴隨時處中

外整肅而內虛靜湛然寂然沖漠無朕是之謂居敬敬則一一則誠矣一者天命之本然也不識敬字無由得一不一何以能誠

性體難名于思以中字形容之中體亦難名程子以亭亭當直上直下形容之先賢喫緊爲人至矣盡矣只在人善養耳

孔子言主忠信周子言主靜程子言主一皆著一主字主者隨時隨地不離乎此也靜時有動時無不可謂主動時謹慎靜時

散漫亦不可謂主念念不忘存存不已其庶幾乎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六

大德敦化忠也小德川流恕也忠是一本恕是萬殊萬殊由於一本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一本散爲萬殊故曰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

文集

生齋記

天地之道生生而己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宜皆有慈祥豈弟之意然或任氣質蔽物欲而不免於忌刻殘忍猜度計較之私則其心與天地不相似而生理息矣生之理息則不可以爲人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人能由一念之仁而充積之至於日新月盛暢茂條達則施諸親疎長幼尊卑上下而各得其序措諸家國天下而無不宜此人道之所以立也乾四德

元爲之長仁之於人亦然昔周子令學者觀天地生物氣象所以體仁也蓋天地之道無時而不生故朱子釋易以爲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道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惟其生之理無不貫故乾元爲善之長而體其道者至於能長人今夫嚴冬近寒冰雪凜冽物之動者伏植者槁閉藏否塞似無復生機之存而冬至氣應一陽萌動於下實爲萬物之所資始蓋生理周流不可間斷若此然則人之心欲與天地爲一其可不常保此生理乎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夫釋氏之教主於戒殺放生其意可謂仁矣然而毀傷其髮膚舍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愛以求盡其慈悲濟物之說則不仁莫大焉夫欲行其仁而反流於不仁何哉無本故也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而孟子稱事親從兄之樂至於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豈非生理之流動充滿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七

者然耶蓋人之氣質不能無偏而又私己自便日展轉於嗜欲攻取之中則生理日微微者幾無以自存則必有所以生之者而孝弟其本也是故欲爲人必盡仁欲盡仁必省察涵養以全其生生之理欲全其生生之理則必自孝弟始夫亦終其身勉之而已矣子性福隘常欲變化氣質克治私欲而不能頃與兒子金彪讀書西塾有感於周子觀生物氣象之說因以生齋名其居復推古聖賢之意爲之記用以自警且以助金彪云

密箴

天地之化蓄久斯出聖人洗心退藏於密闔然自修言動無失夔屈龍潛深沈靜謐氣斂勿揚心專勿軼鬼神莫知帝天可質謹幾慎微終始如一

虛箴

山上有淨虛而能容離明繼照在虛其中君子體道宅心淵沖居敬窮理交致其功湛然本體廓然大公有己必克惟善是從表裏瑩徹資之不窮

裕箴

詩刺福心易懲壯往優而柔之心平量廣物理自然一消一長躁進忿爭徒增勞攘維彼哲人胸懷浩蕩含章可貞理順無枉寬居仁行讀書培養

慎箴

羣居防口獨坐防心乾乾惕若動罔不欽曾子三省程子四箴念釋在茲履薄臨深上帝降監福善禍淫幾微不審凶咎相尋戒之懷之無愧影衾

生齋四箴 并序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八

予前作密箴義未完備間中思索更以近時所見續成之既又推原用功次序以爲密不可以驟幾惟不言而存諸心庶幾積久自得則默字之義爲要然妄念未除浮動之氣或乘之何以能默是不可不先求其息也而其原總在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故以惕字終焉嗚呼虛見非難實修爲難自今以往尙其力行此四字以漸近乎聖賢之域毋自棄毋自畫也

造化之妙貞下起元洗心退藏聖功是虔玉蘊於石珠韜於淵龍潛夔屈物理皆然君子體之神明內完衣錦尙綱資深居安氣斂彌下心凝愈專本體湛寂隨時反觀思慮未起觀聞悉指收攝保任如參在前無聲無臭命之自天

乾知坤能實惟簡易體諸一心包涵天地進修有期下學人事讀聖賢書因文求意潛玩力行足目俱至不言而信周旋完備

未學流傳夸辭飾智入耳出口惟德之棄汝其戒哉著誠去偽恭從明聰親別序義即顯即微內外一致孔曰默成又曰默識服膺弗忘背盃面醉

賦

萬物消長惟止乃生學者悟此積久斯亨形不妄役志無紛營斥巧離智閉關守貞朋從謝絕保厥靈瑩淡泊之至以性攝情粹然本體潔白光明盎然生意溫厚和平如泉始達如花始萌日滋月長充滿流行塞乎天地夫孰能名息

人心惟危非怠則驚夙夜自持兢兢戒懼內無邪思外無失度正容端席心存目著動必有幾審之惟豫薄冰深淵敢忘跬步由小至大自夙及莫凜乎在心斯須勿去況斯理者彌綸布濩寢興食息隨地而寓愧影愧衾神人胥怒尙其敬哉天命是顧

箴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九

### 靜坐箴

澄心默坐時儼若對上帝勿忘勿助間安此方寸地藹藹具生機緜緜存夜氣空明似波渟融洩如春至其樂莫可名積久愈有味動靜無或離斯爲必有事

### 與顧訪溪書

近閱儀禮士冠禮篇有疑未決者數條具錄別紙呈覽祈一一疏示幸甚病後力弱多用心易致煩眩詩及春秋久不誦習至身心意知之地尤多疏失獨學無友私自悚懼因思古人爲學必亟亟於取友者非徒廣見聞講肄典訓而已蓋欲賢者之輔翼匡救以致其身於無過之地也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又曰友其士之仁者其必擇直者諒者多聞者仁者而與之友何哉誠以如是之人必能責己之善而無所私懲己之惡而

無所恕也責己之善而無所私則爲善之途日廣懲己之惡而無所恕則去惡之念益專是以聖門著賢如子游子夏子張皆多彼此規切之語而無苟相稱譽之辭而曾子於子夏則又直斥其罪三而子夏爲之投杖而拜是數子者豈矯爲直而苛責于人哉蓋君子之於友其愛之也深則其期之也重期之也重則其責之也嚴是故已有善欲友之同此善也而唯恐其弗成友之過若過之有諸己也而唯恐其弗革嗚呼此其所以爲賢者之用心而非世俗之儒所可及歟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十

是相待者輕而不以古人之道自勉而勉人也夫隱惡揚善昔之聖人所以取善於天下而非謂交友之道宜爾也且所謂隱惡者特不言於他人耳非於其人之前而匿不以告也是故播惡于外者謂之誘面陳其失者謂之規規者忠厚之意誘者忌刻之私二者用心固不侔矣安得以彼而例此哉若夫交道之不終夫子亦嘗慮之故曰朋友數斯疏矣又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然而其疏也以其數也其辱也以其忠告善道之不可而猶未止也若逆慮其疏與辱而終不一言豈聖人之意哉且夫進言而至於疏且辱亦爲常人慮之耳苟其人有志乎爲學則聞己之過必將欣然受之而無所逆於心奚至於疏且辱今足下與炯其平日之相期待者爲何如而顧慮此夫學者操存省察之力誠非他人所能預然或知之不明意之

不實則形於外者必有過差其始甚微而其流必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熒熒之火至於燎原防其漸而塞其流此則朋友與有力焉昔程子自謂與溫公言無不盡而朱子於南軒東萊諸公書牘往還嘗糾切無所隱避其推誠盡忠固與聖門諸子異世而同揆也以坳之愚萬不敢望司馬呂張諸公而足下固心乎程朱之學者也則所以自勉而勉人者宜有道矣詩之興求友也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者以為朋友相切直之義今坳之求友者至矣願足下無忌切直之義焉伏維亮察不宣

又

坳今年從學較多來意本為舉業而坳則於執費之日勸其從事正學謂讀書非為作文當切實體驗從小學近思錄四子書循序漸進方於身心有益否則舍本徇末縱獵取科名亦屬可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生齋

十二

鄙窺諸生之意尙不以為迂闊若得始終一致將來傳習漸廣坳即去任亦可無憾惟自念學力淺薄顧沾沾焉推以與人而自己工夫反多欠缺殊悚惶耳近於人事之暇時一靜坐覺生趣盎然目前道理都在因悟讀書功課不可太煩靜中存養自不容少程子常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兼動靜言之向來只于動處檢點而靜處毫無栽培故內外終不合一今擬讀書應事之餘即靜坐觀未發氣象庶幾日久有得也同列錢君虛懷樂善每日檢閱近思錄數條儻從此一意向學則凡所舉措自無掣肘之患此真大快心者其令嗣子幹沈潛好學時來講貫暑齋清寂頗有讀書談道之樂而郡學楊幹村湯溪學沈紱齋時以書來互相勸勉此亦近時樂事可以告慰知己

又

昨得面諭易理及觀所示目錄開發良多欣慰無似惟乾文言末節尙不能無疑敢舉以相質昨日談次尊意似以亢字就時位說而以聖人為得處亢之道故能无悔然詳亢字畢竟是不好字而與潛見飛躍等字不同故本文以知進不知退三句釋其名義而程傳則曰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朱子於爻辭註亦云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是皆以亢為人之所致而非時位之固然也程傳又云聖人知而處之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朱子語類有云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云不至於亢云以亢滿為戒云須慮其亢則亢不就時位說益明矣蓋上九乃是時位所謂亢龍者乃處此時位者之象也常人處之不以其道故亢而有悔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正故不至於亢而亦無象為逆於道則順也鄙見如是未當更乞開示不宣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生齋

十三

又

承示日記多切當處惟於本義大明乾道之終始句謂乾道便是天道似尙稍疎蓋伏羲立卦本意所謂乾者只是陽純健至而已即文王繫之辭所謂元亨利貞者亦祇謂乾道大通而至正耳猶未專指天道也至孔子始專以天道明乾義而大明終始節又是言聖人之行天道也王乎天而言則天道即乾道王乎聖人而言則惟明乎乾道而乃以行其天道也故本義所云大明乾道之終始此乾道是貼卦爻本體言之所謂乘此六陽以行天道乃是言聖人之本乾道以行天道也朱子乾道天道之分正就象傳本文語意體貼出來初非泛設今不記蒙引全



文恐其意或出於此敢分疏之以求正凡義理必兩相擊觸而後出以後有所獻疑務望深思詳論以歸至當勿徒默默順受已也

### 與沈絳齋書

所論存養一節工夫固是緊要堦前書中備述鄙意亦與尊見相符惟存養須與致知之功相須並進若心體不明則亦無可養者故大學以致知爲先而程朱之教亦必先致知而後存養今所以若存若亡時起時倒者似乎行之不力實由於知之不至堦所謂靜坐觀理者蓋欲納致知於存養之中非敢專內遺外也總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子此二語毫無滲漏惟在謹遵其意切實加功久自得耳近思錄一書精深博大驟難領略誠有如來書所云者然欲使初學之士先看人譜則又不可人譜宗旨未善訟過法尤似禪家行徑蒙養始基最宜嚴密儻以此爲先入之言將來是非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竊謂未看近思錄當從小學入手當日編書次第其用意本是如此此又當恪遵朱子之教無他法也

又

聞每日讀近思錄甚善甚善其心得處望時時從實見告幸勿過謙學術是非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幸遇同志正當詳細剖析以求至是之歸又勿以意見稍殊遂多隱默至近思錄中明道先生之語尤易爲異說所借而其實意旨懸殊更祈分別觀之勿援以相附也堦又聞諸先儒以爲窮理之效得之讀書最多而讀書方法莫備於程氏分年日程一書蓋亦於課士餘閒如程氏之法將大學論孟諸書并朱子之注反復吟誦體之於身

深造日新更無既極矣管見如此謹以質諸閣下其有當與否統祈示覆不宣

### 答賈蘅石書

前接六月望日惠函知近讀大學慰甚所論敬字工夫須從謝氏常惺惺法入門其意誠善然鄙意放肆久慣之後似於整齊嚴肅四字尤當著力外面把捉得住庶幾內境漸清否則雖欲常惺惺而不能矣南軒先生無所爲而爲一言眞學者第一要著但名利一關打破非易自欺之病懲治尤難此非百倍苦功實難自保所望日新又新耳注虛靈不昧四字陸清獻謂以氣言良是玩下以具眾理可見也或問知止之說是經文正旨朱子所謂學之等級是矣語類李敬子所問云云則學者用功之法朱子所謂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概論者是也謹據鄙見奉質如未當乞反復不備

### 與趙梅圃書

連接手書知足下以譏惡之口將欲屏棄一切專從事於正學私心爲之大快足下天資甚高凡世間藝能之事偶一涉獵無不通曉此固堦所欣羨然堦之惓惓於足下者卻不在此何也人必讀書窮理實措諸身而後可以言學學問之道非用十分苦功必不能有成是故無志於讀書修身則已欲讀聖賢之書必如朱子之所以教人者乃能貫通浹洽欲修其身必如小學近思錄之所云乃能深造自得否則泛泛悠悠以終其身既不屑下同於流俗又不克仰企夫聖賢徒將先儒言語爲入耳出口之資而於己之性分毫無涉焉豈不重可憂哉堦蓄此意良久思奉規足下而彼此客授於外相見甚稀末由面剖今如來

書云則足下為學之志適如坳之所以期足下此坳所以大快於心也周易六十四卦示人處憂患之道甚備以坳與足下所遭之境正於學易為宜坳願足下自今以往舍其兼營並務之勞而專讀周易且專讀程朱所訓之周易字字而思之而言而體之深觀於天人消息之故而實施諸日用踐履之恆待其積入日以純熟心與理融雖復羣疑眾謗交集一身而吾之所自得者自若也如是則彼讒慝之口非特於足下無損且大有造於足下焉此又可為足下幸者矣足下近斫筮卦為剝之坤夫剝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留此碩果於羣陰浸長之時所遇雖艱而所係甚重但能并心壹志於學則來復之期不遠望足下勉之

與潘東序書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五

別來已及一句未審日用工夫有進否詩經讀至何處能切己體察否前臨行時見足下言動之間誠懇儆約此是學問轉機望常保此意密實加功以之修己則於平近處詳細理會勿稍留於微餘習以之讀書則於明白簡易處切己反求勿偏執成見妄生穿鑿以之接物則寬恕渾厚勿毛舉細故察察為明總之義理無窮工夫難進時戒謹恐懼猶慮其有差處虛心順受猶慮其多失若更有泰然自以為是之心則非特師友無所用其力并自己聰明亦但能為害而不足以為用矣特足下關愛傾竭肺腑言之勿訝其過直也

又

接書已悉所商大學疑義聊據鄙見奉告伏惟鑒納人之視己人字玩文意從見君子說下來自當指君子說孝者所以事君

三句肅氣緊跟上句自當就君子身上說呂氏謂就家中指出三件道理蓋欲體會者也所以等虛字其說固細然即就君子身上說此數虛字神理自在也何必定作懸空指點耶若有一个臣單指前一段唯仁人句側中見平蓋能惡如此自然能愛玩章句可見君子有大道當依章句作修己治人之術諸說紛紛或指大學之道或指絜矩之道俱屬無謂朱子解經最精細使此節大道即是聖經及章首之所謂則章句何不云道即大學之道即絜矩之道而必易其文曰修己治人之術乎蓋明德新民所該者廣此只以忠信驕泰辨得失之幾非如聖經之統論全體也則與大學之道有別矣至絜矩之道專就治人說此卻兼及修己則與絜矩之道又有別矣此朱子所以不牽涉前文而月釋之也文一首附去乞檢入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十六

與顧柳樸書

足下以令兄之言執弟子禮此非坳所敢當惟令兄之望足下視凡為兄弟者更深且摯坳感其誠意輒欲傾竭底蘊為足下告惜知識淺陋恐無裨於足下惟望彼此直言有合於古人交友之義則固所深願也竊謂吾人為學之要不外乎黃齋實實心地刻苦工夫二語而二者尤以實實心地為本心地既實實則工夫自然能刻苦若立志不篤又安望其廢寢忘食專一從事於此耶今之所以若存若亡者總由不真實之故果其振作精神有必為聖賢之志則致知力行自不容己斷不敢以先哲遺言作話頭說過亦不肯安於小成為鄉黨自好之行也來書中自言疏懶之病果爾則目前切實下手處即有去此病耳孔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張子曰矯輕警惰懶則惰之類而敏

之反也宜急起治之治之法全在剛勇然剛勇非可以強爲強爲剛勇祇激於一時意氣不久即靡矣故曰以眞實心地爲本也此皆堯所不逮特因令兄諄囑輒據鄙見瀆陳如有可采望實體諸身其或未當亦望詳細開論總期彼此均受實益不徒空言己也

與王夢蓮書

接書知賢弟好學不倦甚慰遠念工夫不可迫切惟在勉勉循循爲之無間斷耳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言最親切吾人終日之閒雖不能純乎天理然必有善念之發孟子所謂四端者是也於其發處保守弗失隨事擴充乃明明德之實功此全在體驗之密不可忽也豈是皆以修身爲本句修身原兼格致誠正說清獻云云正以格致誠正修爲明明德非單指修身也思慮雜亂最害事居敬工夫不可不勉在賢弟則尤要也望力行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七

又

來書詢及延平先生語是論未發氣象延平好作靜坐工夫故其言如此今日用功若一味如此便恐有弊所以程朱但教人主敬如云涵養須用敬敬則自然靜皆此意也此意向嘗與賢弟論及之祇須默默實下工夫自有進步不必別尋頭腦蓋敬字所該者廣試細剖之則言語之輕率非敬也思慮之雜亂非敬也讀書之躁急非敬也處事之粗疏非敬也果能一主於敬盡去其失則無處非涵養之方矣若舍此而言涵養鮮不流於禪者倘其慎之又學者既識途徑亟宜從此盡力做去聖賢立說多端得其一二語入手功力既到無不合一若徒苟且因循

自恃無患今日閱一書則曰欲如此明日閱一書又曰欲如彼而視其日用之閒則亦猶夫故也譬如作文者尋討題目題目雖多而實未做得一字又如遠行者訪問路徑路徑雖詳而實未走得幾步則亦何益之有哉私竊以此自懼更望賢弟相與勉之文字已閱三篇幸檢入論語讀至何處有疑亦幸見告也

與陳東堂書

前接覆函備示讀書所得甚善甚善今之世留心正學者絕少間有一二向善之士又非欲必爲聖賢只將經傳遺文口頭說過大抵謹愿者既失之靡高明者復失之躁求其眞知實踐力任斯道也蓋難其人足下英邁之氣明敏之姿獨慨然有志於此所造安可量耶第此事非可以記問說話承當必將所知之理刻苦躬行如薛文清所謂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者方能有所謂己是故言孝則實行其孝之事言悌則實行其悌之事言忠信則實行其忠信之事起腳卽是勿使放鬆一步舉念卽是勿使放過一刻造道則勇猛精進持身則斂約退藏目前緊要工夫莫過於此敢以所自勉者勉足下卽日到館留此奉復無任惓惓伏維維納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八

與賈芝房書

連接兩書深慰念切書中云動靜言行必須克去虛假此爲學之本也若是不誠更何學問可言但願日益加勉則自然勤敏矣又日時時省察覺得多依違而少果決此固由氣質之柔然亦是見理不明之故若道理看得親切實知其是實知其非則將學力行之不暇又安肯有所依違哉大約用功之法不外乎居敬窮理四字而在足下爲尤急果能居敬則此心卓然精

明何至於倦怠果能窮理則遇事容易剖決何患其依違但居敬窮理四字口頭滑熟已成老生常談必須痛下工夫方有實得耳至于窮理之方則程子九條之說固已該備但能逐條理會自有入手處若欲撮其要則莫若胡敬齋先生之言居業錄有一條云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此一條亦甚明白合而觀之愈了然矣不宣

又

修省工夫固在自己暗中著力然遇艱苦窒塞處便須詳細講究方始豁然蓋人若於此事真實用功則其中門徑途轍自有多少層累曲折之數斷不能一了百了故或所見有未端的處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五

所行有不慊意處則必反復以思之思之不得則必詳細以問之其所以問之之心只爲於此事不肯放過又不能即底於成故不憚研究窮詰以求至是之歸是則所謂切問也若本無必爲之志而徒汎汎以求之則載諸書冊得諸見聞其所爲好說話好道理者不一而足又何藉于師友之曉曉哉今觀來書所云庶幾切而不泛者輒不禁發此狂言望賢弟於舉業之餘將先儒書切實體究而又遇事詳察直窮到底務令知極其精行極其實勿爲窮困所移勿爲毀譽所動則此身如百鍊之金他日可以任重詣極矣不宣

與沈南一書

足下近讀何書身心之得失何若幸一一詳示以足下志趣高遠不苟合於人而坳之闊劣謫陋久爲時俗所擯棄足下顧時

時暨就之且不以坳之言爲怪迂而加悅從焉此其意必非偶然而謂坳能無倦倦於足下乎坳孤露之餘加以疾疢今年自正月至七月展轉牀蓐間無一日親簡策近始溫習舊所讀書而心氣耗散不復記憶強欲記之心火勃勃然炎上咯血復作觀書未終篇輒欠伸欲臥口吟不盡二三徧即氣逆上升痰咳隨之嗟乎年未及艾而已衰頹若此其安能久於人世耶幸而不死亦無復讀書之望矣私竊念平生年少氣盛時亦頗欲有所設施建樹以章顯於世既困場屋連蹇不得意則思退而讀書明義理體之於身以克全乎天命之本然謂此事固操之自我不難遂其志也而今病又厄之因歎人生世間非特富貴福澤不可強而致即學問之成與否亦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踐履之恆固不外乎日用本心之明固無時或止息然欲周知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三

三才萬物之理以漸至於融會貫通沛然實措諸事業非讀書不爲功且夫讀書之功之非可以旦夕竟也明矣古之人具英偉卓犖之姿而又有賢師友爲之切磋講貫猶必殫畢世之精力而後有成而就其所成者觀之猶且得其粗或遺其精明於此或蔽于彼蓋爲學若斯之難也而今欲以倏然衰疾之軀苟且僥倖於其間安可得哉安可得哉五行之秀異于人人之有此身非徒偃仰無事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古之聖賢君子其得於天也厚而其益於人也大達而在上則仁義禮樂之所施天下無不蒙其福窮而在下則講道論德傳其學以垂教來世此所以盡平人道之實而爲天下後世不可少之人且彼農工商賈之事豈非爲士者所深鄙哉然而農之事足以給天下之食工之事足以利天下之器用商賈之事足以通天下

之有無以彼之賤且愚猶有所事以裨於人而矧固儼然士也平日讀聖賢之書亦竊有志焉而至於今乃一無所成就自顧此身飲食服御徒以累于世而內不能淑己外不能淑人匱匱踽踽長爲天地間一枝贅之物嗚呼以聖賢君子之僅克盡平人道以平日之有志乎聖賢君子而今反不如農工商賈焉其亦可悲也已雖然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一日而泯則擔當斯道以克副乎天之所任者亦必有其人今之世士風敗壞極矣綴文牟利之徒揣摩舉業束書不觀其識趣之卑陋固爲君子所不屑道而一二敏給有才智者作爲詩古文辭以濫駕之聲華標榜爭自託於李杜韓蘇方其持論侃侃亦若不失爲正人暨乎徒黨日眾名譽益高則相與攻排異己詆斥先儒悍然無復忌憚究而論之其識趣之卑陋實與習舉業者無以異而詭誕則更甚焉當斯之時一倡百和靡然從風少年輕俊之士既無不爲之引而去而有志正學者亦復惑於見聞回皇失措于此而欲不爲其所奪專一從事于聖賢之學蓋夏夏乎難其人而足下獨毅然用力於此其所讀之書皆人所屏棄不欲觀其所習之業皆人所目爲怪迂而無所用而其所取之士友又皆當世之所畏惡非笑而離而遠之者也此非見善明稟質剛而能若是乎然則天之所以畀足下者固不同於眾人而斯道之屬舍足下其誰望矧自與足下別羈孤憔悴之況日甚於前客館岑寂秋風颯然輒思足下不置又念自今歲以後旅人之蹤無定恐不復與足下數相見因不憚煩復述其惓惓之誠爲足下告而意若猶有未盡者不知足下何日歸更作竟日之聚相與劇論之也足下倘以書報我亦望罄其蘊蓄而無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三

所隱庶幾彼此交有裨益矧嘗怪近日士友拘牽形迹往往隱默退託匿于中而不言故自平居晤對以書問往復轉類乎世俗應酬之虛文竊觀古人於友朋之際皆不如是願與足下共矯之不宜

附錄

先生嘗欲錄周程張朱勉齋北山敬軒敬齋楊園清獻遺言兼

取念庵景昇逸爲學準一書未及編輯而歿

顧廣譽撰行略

先生爲學身體力行誨人不倦尤注意於世道人心同里蔣大始著人範一書繼朱子小學之後未行於世由先生始爲之表

章顧前溪攷訂四禮撰權疑一書亦先生爲之發端

同上

生齋家學

方先生金彪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三

方金彪字寅甫生齋先生長子年十五三試皆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幼有器識人不能惑以非稍長益刻苦爲正學必欲詣其極而後已嘗承父訓謂士君子當以天下爲己任而立心行己必致慎乎是非誠僞之防故爲學嚴毅清苦絲毫不敢或苟且書所爲必謹書於冊有不慊輒中夜自責若無所容其身者道光十二年卒年二十著有寅甫日記一卷寅甫小彙一卷

寅甫日記

寅甫撰哀辭

寅甫撰哀辭

程子解壁嗑謂天下事之不和合者皆由有閒竊思人心亦然心與理本一也自私欲害之而理反若外至之物矣今須克去私欲庶幾心與理一也

本原上透徹則所見者愈精深而愈切近朱子作近思錄首列

道體一卷其意深矣

觀朱子與張呂二公書往復辨論皆爲義理之公故嚴而不傷  
于和

應酬之地其氣象亦根于涵養涵養深則不亢不卑各中其節  
否則神志不定非疎慢即矜持矣

心不可一刻放事不可一件苟然心既放事未有不苟者故存  
心尤急

讀詩經漢廣篇見詩人于游女愛之敬之甚得性情之正而女  
子之所以可愛可敬者尤不易及夫先王之世雖女子猶端莊  
靜一使人觀其氣象而欽慕焉今之爲士者取憎于人而不知  
羞自辱其身而不知悔可哀也已

讀采芣篇其第三章曰被之僮僮方祭之時也敬之至也又曰  
被之祁祁祭畢而歸之時也舒之至也敬而舒非獨祭祀當然

凡持身接物之道皆須如此

柏舟詩是婦人不得于其夫而作然第二章但言見怒于兄弟  
第四章但言見侮于眾妾初無一言怨及其夫可謂厚矣第三  
章自求見棄之故而信爲無爾則有君子反躬之道至末章曰  
不能奮飛則終身不改之意亦可見也

凱風篇序以爲美孝子朱子以爲孝子自責朱子之說精當不  
易若謂他人所作則第二章我無令人句既說不去而第三章  
第四章竟似刺辭而非美辭矣唯其爲孝子自責之辭故語意  
和厚合讀之者仁愛之心油然而生也

讀論語人之生也直章竊意直者徹上徹下無纖毫周折之謂  
生理本是如此自爲氣質物欲所奪乃失其直而至于罔學者

必下居敬窮理工夫然後心愈一而識愈明庶幾免于罔矣  
朱子與張元善書言平生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  
私計不便而已可見朱子出處純乎義理固不敢枉道以從人  
亦初無重己輕世之意焉此可謂不徇俗而能保身者也

讀詩蟋蟀篇此詩有許多道理在當其宴飲爲樂之時易至于  
淫矣而詩則曰無已大康蓋無一刻之敢忽也又曰職思其居  
是己所當爲者無一刻之敢忘也二章曰職思其外是唯恐思  
之不周而事變猝投也三章曰職思其憂是思之深且遠遂積  
而爲憂也又曰良士休休是事得其宜斯心得其安也以此返  
求諸身要唯戒謹恐懼盡乎分所當爲以求無愧于心焉夫詩  
人方以良士爲勸而爲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勵哉

朱子答程允夫書言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于己而失于  
物者無之故凡失于物者皆未得于己者也觀此知應酬交接  
之地無一可疎忽者且不敢慢一人正所以自敬其身不敢輕

一人正所以自重其身也朱子又言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  
非世俗所謂得失也則又可知曲意周旋以合于人者未可爲  
得于物而或與世俗異行以致譏謔者未可爲失于物也朱子  
之言往往兩邊都說到

朱子答陳庸仲書言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  
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  
多矣且何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  
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此條最親切而予亦嘗見及此故于心  
尤覺相契

北風篇朱子以爲賢者不得志而作如此境地但當安貧守義

勿計人之知與不知勿計天之佑與不佑則可憂者將轉而爲可樂矣

朱子答楊簡卿書辭其求作書答吳宜之書辭其求館求試此二書可見朱子之不敢曲徇人情亦正所以愛人也

學而時習之節註言所學者熟到此熟的地位儘難凡人苟知向學則思慮動作時存在天理上走者然一刻放鬆即是閒斷如果初生而摘之苗未實而刈之何以能熟

朱子答方賓王書言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閒斷然纔覺得閒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按前一段所言是居敬工夫後一段所言是窮理工夫而語意親切令人當下即可著力勉之勉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五

讀吾十有五章觀夫子十五志學因自念直是無志看註言志

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今身心之地若存若亡時起時倒安能念念在此乎必須立定此志猛下工夫纔好

定之方中篇塞淵二字最有味朱子訓塞爲實訓塞爲深亦最切當竊意爲學必須如此蓋實則無一毫虛假之氣深則無一分淺露之態正是學者要緊工夫豈獨爲君已然哉

義利辨得不明守得不定則小小出處去就必多走作此際正當著實用力

無益之言無益之事無益之思須剷除淨盡方好

凡遇不合意人不合意事不可有一毫忿氣不可有一點機心應物時要不苟又要不立異

夜侍父側父極言以虛受人之義謂凡物皆始于虛終於實故爲學越虛越實又云虛則大大則能容又云凡事必順理斷不可徇世情

須檢察自己氣象須理會聖賢氣象

矜字一犯百病都從此出因知上蔡先生一年去一个矜字是眞實話

生齋弟子

沈先生曰富

沈曰富字南一號沃之吳江人道光己亥舉人初從婁縣姚春木遊受古文法後復師事生齋究心理學以程朱之學視其身晚更涵濡六經與道大適嘗欲綜論國朝諸儒道術之異同折衷其得失作爲學案一書以解後代人心之惑未成而卒年五十著有沈端恪公年譜四卷受恆受漸齋集十二卷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五

文集

入廡修容解

禮記檀弓曾子子貢入廡修容一節記者引而不發注家順文以釋遂爲後儒所訾訾余少受讀亦頗疑焉夫以二子之賢其容謹之于恆豈待弔喪而后修况猶未修必待關人弗納乃始有入廡之事耶使卽納之二子遂以此不修之容弔于人耶且其所修也爲容色之容乎爲服容之容乎爲容色之容也不待入廡也爲服容之容也雖入廡而不能狎具也二子至則聞君在遂入于廡既修容而後後入君尚在也斯須聞耳然則所修者何容也解之曰二子襲裘而弔至是則皆褻也何以知之則有玉藻之文以證之玉藻曰裘之褻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

也君在則褻盡飾也彼注雖不相蒙但云臣于君所夫君之所  
 在即君所矣君之弔其臣雖亦有弔服而諸臣之會弔其家遭  
 值君在苟非其家之族屬家臣其可以弔服之輕易其君在之  
 重哉變以別敬禮宜然矣季孫在魯權倖其主一國之人視私  
 門如公室無復知有此禮蟻固不說齊衰在武子時已為僅有  
 二子生更晚斯道益亡能於稠人廣坐獨表其微以伸君臣之  
 大分是即夫子違眾拜下之義宜乎哀公加敬降一等而揖之  
 矣其稱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與玉藻所云盡  
 飾豈不脗合而無間乎然則記者何以不明言之曰君子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不欲以吾黨之知禮顯人之不知禮故微示其  
 意于君子之論而顯存其說于玉藻之篇古人之用心蓋有若  
 是者也抑或記者亦未能明此第當時目見二子如此特表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毛

以相重故但指之為修容且其一則曰闈人弗內再則曰闈人  
 辟之安知始之不二子聞君在而即出後之不闈人見子貢先  
 入諸大夫皆辟位故亦辟會子乎所述君子之言安知不二子  
 既弔而歸述其事于夫子而夫子許與之蓋有不欲明言者而  
 記者遂據所聞而書之乎特怪注疏之家不舉其義而又不致  
 疑後之儒者知疑之而從未有推尋其故使二子尊君之心守  
 禮之意不彰於後世而其事將同于齊東野人之語而欲削之  
 也余自以為得其解敢著于篇

三讓解

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三以天下讓者蓋曰使三世以天下  
 讓也古人之文約而該凡眾著者不待詳言所謂三世者太王  
 王季文王也三世皆可天下而卒以讓民稱之矣而推其能

讓之故蓋本於泰伯則民無得而稱焉夫太王之世其可以得  
 天下之勢豈特如漢高祖之勢而已哉然得之不能不以力  
 泰伯不願也既不可以顯言則以身示其意虞仲知而從之太  
 王見子心且不願民心可知于是翦商之志遂息及王季時其  
 得天下之勢益便王季感二昆之因此而逃不敢復萌此心故  
 雖身被戮辱而終守臣節詩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則篤其慶不言孝而言友道其實也至於文王天命人心全屬  
 於周岌岌乎有不可不得之勢而文王亦第行桓文之事故至  
 文王而尚不得天下而后周之德為至德亘古莫與京矣而非  
 前有泰伯則文王雖欲服事殷復可得邪是故以文王為至德  
 以其能終三讓之善而以泰伯為至德以其能開三讓之美也  
 我故曰三讓者使三世讓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天

妾服或問

或問妾之喪其子宜何服曰于律也與父母同孫何服曰與祖  
 父母同曾孫立孫有服乎曰律不載以子若孫推之當與曾孫  
 高祖同矣曰父亡而生祖母卒有加服乎曰有何由知其有也  
 曰例有之雖微例有之律所不禁準于禮而為之加猶可也其  
 準于禮奈何曰經言慈母如母記以為庶母後為祖母後釋  
 之夫為祖母後猶喪之如母則親為其孫者之得加固也然  
 則何以別于君祖母曰例無君祖母無嫡子嫡孫加之可也無  
 君祖母有嫡子嫡孫則不加也無嫡子嫡孫有君祖母則不加  
 也然而加之猶可也何以言加之猶可也曰古者父厭母嫡不  
 厭庶故父在為母期父卒祖在不為祖母三年庶子為父後為  
 其母總不為後亦為其母期父卒雖君母在猶為其母伸三年



今既比而同之則是父且不厭況于君母乎況于君祖母乎吾是以云加之猶可也曰嫡不厭庶既曰命矣敢問宗不厭支何也曰宗何由而厭之夫庶孫不繼祖而繼禰繼禰而加厚于禰之所生義係于禰而不係于祖也于宗乎何嫌宗何山而厭之曰庶昆弟之子既相率而宗于嫡昆弟之長子今又相率而宗于庶長昆之長子不鄰于二宗乎曰妾之喪其子主之子雖眾爲主者必一人于其孫亦當然我聞爲主而已不聞宗也況庶子有同母弟則同母弟主之其子不必加也王氏廷相之說可探也惟無同母弟而後其子加之則與嫡長之承重其禮異矣烏得謂之二宗哉曰王氏既爲書以辨庶孫之不承重矣近世若柴氏紹炳張氏篤慶馮氏浩又各爲說以論之今子必斷以爲三年其于古亦有所據乎曰儀禮經傳通解子朱子之書而授勉齋黃先生以成之者也其于五服沿革列祖父母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之目而引漢薄太后東晉太后李氏及宋集賢校理薛紳之祖母事以實之未嘗議其非也予之說亦竊取于此焉爾曰薄李之事皆帝王之禮若紳之祖母則因已膺封典而許加者也可得而通行之乎曰惡是何言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視士而已殺矣焉有帝王而反加隆哉如必膺封典而後加是子孫之服其父祖有議貴議賢之條矣不亦悖理之論乎且今之辨者必以受重爲加尊而以施于妾爲奪嫡夫奪嫡之嫌在乎廟之配墓之祔而已服之重所以順生者之情聖人所謂三年之愛也非以加尊于死者也曰如子之言然則彼皆非歟曰未見其概非也顧彼之說執乎禮之正而予之說通乎禮之變彼之說準乎古之制而予之說酌乎今之宜予之不敢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无

附于彼者亦爲其勢不行也敢問何爲不行曰今之喪非殯與無後者几筵必再期而奉週而易吉是几筵爲虛設矣不將并几筵而撤之乎夫庶子爲父後不爲其母三年者不敢以私喪廢祭也不爲後而得伸者以不祭也庶孫雖祭所祭者父母乃死者之子婦也今以子婦之祭而撤其生母少姑之几筵揆之父母之心大不安矣況服之制至今時而屢變禮之所當厭者今皆得伸不容庶孫之獨屈其生祖母也且子以爲朱子勉齋之言禮視王柴張馮之言禮果孰爲可據哉曰使妾惟一子爲父後子亡孫已爲祖父母承重矣更爲其生祖母三年可乎例之所言正指此矣以愚視之既爲祖後則已服其本服而使其弟加之可也此記所謂爲祖庶母後之義也若有二子而俱死長子之子爲祖後則使次子之子加服而主其祭若無次子而長孫又無弟然後加之而于一期之後遇祖父母之祭又當釋服以祭既畢事而返喪服于其祭則以正祭之次日或擇別日以祭之而後恩義兼盡焉曰子論妾服于其子孫既詳矣而其餘亦可推而論之乎曰凡我所以言者固爲其子孫其餘則于義宜若可略姑由今制推之律言長子眾子爲庶母期其妻同而例長眾孫爲庶祖母小功則視伯叔祖母也然則庶曾祖母亦可視曾伯叔祖母而爲之緦矣禮君爲貴妾緦而無女君之服鄭氏以謂報之重而降之嫌解者曰嫌者嫌若姑爲婦服然然夫所爲服而妻從者多矣情所不忍從君而服緦可也傳曰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則喪之如姊妹婦而無服亦可也若君之父母雖不必爲制服然傳曰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若其在父之室則亦爲之變服不樂不賓燕以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

无

卷一百五十七 生齋學案